# 宋拓笔下1000多个“公务员速写”

**对自己走红一无所知**

宋拓不怎么上微博，所以对于自己三年前的某个作品突然在微博上红了这件事，他一无所知。宋拓今年24岁，广东雷州人，从广州美术学院水彩画系毕业刚两年，在广州艺术圈里小有名气。

走红的作品是他2009年6月至9月期间创作的，A4纸大小的人物速写，画了600多张。1000多个人物有相同的身份——基层公务员。三个月的时间，宋拓跑遍了家乡雷州市的所有行政机关，雷州是个县级市，一共61个机关单位，宋拓笑称自己“连妇联也没放过”。

2012年8月8日到9月6日，宋拓接受邀请，将这组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馆“CAFAM未来展”展出。去看展的人有心拍下几张照片，传到了微博上。

所有评价中“有意思”三个字频率最高，但很少有人具体指出哪儿有意思，大多数转发的网友都在反复咂摸“有意思”三个字。不管怎么样，宋拓的这组旧作，引发了很多关注，而焦点是他所描摹群体的特殊身份——基层公务员。

**没有遭遇太多的麻烦**

“人无聊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趁假期练一下人物速写。宋拓的父母都是雷州市的公务员，长在机关大院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个群体。于是，一个速写本，几支笔，宋拓潜进了雷州市的各个行政机关单位。

宋拓把这个计划当做一场冒险。他本以为会摊上些麻烦，所以最初托了三个机关单位的熟人，希望他们在自己有麻烦的时候出来“救场”。但直到完成全部计划，宋拓也没找谁救过场。多数地方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大门没那么难进，官员脸色也没那么难看。

不过，一个陌生年轻人，来到行政机关单位，试图用笔记录下什么，总会让一部分人心怀警惕。有时候沟通无效、周旋失败，宋拓就闪人。一次，一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人怀疑他是台湾来的特务，那人的理由是粤语和闽南语有相像之处，“台湾人学我们口音很容易”。

宋拓说赶他走的大多是“中年大叔”，垮着脸：“别在这影响我们正常工作。”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层，跟身边工作人员发火，顺带也烧到了他身上。

宋拓认为这种拒绝可以理解，如果换作他，也可能这么做，“被一个陌生人盯着观察神态和举止，总有点让人不舒服。”

宋拓接触到的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反而“态度和善”，一个都没轰他。

市委书记、市长这些大人物，很少抛头露面，“好不容易看到，一晃神，钻到车里跑了”。不过，宋拓倒是接触到市委几个常委。这些人没轰他，倒不是因为其他，只是他们很忙，“随便应付几句，懒得管我”。

**公务员众生相**

大部分门对宋拓敞开了。记者问：“上班时间，他们没事做吗？”“确实没事做。”有摇扇子的，有抠脚的，有些办公室，人们扎堆在吹牛，男人们很八婆，东家长西家短，女人们也会聊政治。宋拓推开门，探进头，“能给您画张速写吗？”屋子里的人还起哄，相互指认，“好啊，画他画他！”

有一个单位的领导看了宋拓画的自己，要自己收着，要求宋拓另画一张。还有一位，要求宋拓画一张大的给他，“不要画全身，只画脑袋”。还有人要求宋拓画他时，一定要将他衣服涂红。“很怪，但也没解释。”宋拓照做了。

让这些人放下警惕，他觉得自己的本地口音起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他要表达的就是自己并无恶意，也没有杀伤力。放下警惕后，宋拓觉得公务员们“有一点点可爱”。

宋拓还把一些领导的手机号、车牌号抄在了作品中，直白地展现出来。领导的电话按理说，应该不是容易拿到的，可宋拓发现，很多单位直接把领导电话贴在墙上，而那些地方进出并不难。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宋拓觉得自己看到了“等级”在个人身上的具体投影。从市长、市委书记，到常委、局长、副局长、股长，一直到最下面的工作人员，精神状态的松驰与紧张，经济状况的参差不齐，就像角色扮演一样，人人不同，但好像又都有一套规定动作。

这些人物速写的一个特别设计，被指包含一些隐喻，引发了不少讨论。每个人物的轮廓，都用红色的笔勾勒了一圈。所有的人物都好像被闷在一个套子里。结合人物的公务员身份，让不少人产生了联想。

宋拓对此的解释是，他在作画之前，先圈了人物的轮廓，这个轮廓是他自己对人物的整体印象，在压抑的轮廓内作画，人物也就有了“缩着”的感觉。而选择红色，只是因为搭配黄色牛皮纸，比较“好看”。

（摘自《人物》第9期 钱扬/文）

# 瓦尔的一生

英文中有句谚语，“在失去一个东西之前，你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得到了什么。”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瓦尔·派特森（Val Patterson）的家人和朋友近日的感受。没有读过瓦尔自己写的讣告前，他们知道这个59岁的男人曾是电子工程师、化学家、物理学家、木工、艺术家、二流喜剧演员、商人和爱猫人士，却不知道他还是拿着假学历的小偷。

瓦尔今年因为喉癌去世了，家人尊重他的想法不举行葬礼。他提前在家乡盐湖城的论坛上发表讣告，作为对人生的告别。当许多人在为身后名奋斗之时，瓦尔决定狠狠打击自己生前的良好形象。这位电子工程师写道：1971年6月，在汽车旅馆撬保险柜的那个人，就是我。

家人朋友们嘴还没合拢，瓦尔接着写，大家都以为我是犹他大学的博士，但以我当年修过的学分，甚至不能从大学本科毕业。当年他去还本科贷款，眼睁睁地看着工作人员把他的收据放错了文件袋，两周后，博士学位证书就寄到了。

为这个假学位，瓦尔向自己多年的工程师同事们道歉。但是话锋一转，他说，不过你们得承认我的设计都运转得不错，何况我工作时还常常逗你们笑。

除了这样的“人生大事”，瓦尔决定把其他大小坏事丑事全给坦白。比如他想告诉那个“真的挺坏的”公园巡警，当年是他用石头堵住了喷泉，把它给毁了。他也不忘告诉迪士尼公园和圣迭戈的海洋公园，现在可以把那个“终身不许进入”的文件给扔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个问题。

瓦尔说，因为自己的一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这些忏悔现在不得不说。他很满意自己生活在美国最好的时代，有最棒的音乐、跑车，还有便宜的汽油。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已经去过了所有想去的地方，干过了所有想干的工作，修好和吃到了所有想修和想吃的东西。惟一的遗憾是，年轻时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是吸了。遗憾的倒不是为自己，而是愧疚于偷走了妻子玛丽大概十年可以一起变老的日子。

对于瓦尔来说，这才是“做贼”的痛苦，而且这遗憾这辈子都无法抹去。于是，在讣告的最后，他劝读者说，如果你想永远活下去，可别像我这样，停止呼吸。

瓦尔的一生已经结束了，可他对世界的影响似乎才刚开始。数千名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在他的讣告下写下祝福，感激他的幽默坦白和笑对死亡。有人遗憾地说，想要认识瓦尔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也有人说，仿佛已经认识瓦尔了，在他的鼓励下，他们决定过真实而快乐的一生。甚至有人向瓦尔许诺，为了不让心爱的人承受派特森太太那样的痛苦，自己决定戒烟。

就像瓦尔所说，我没有葬礼，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用自己的方式记住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8期 詹青云/文）

# 杨钰莹：真实地做回自己

2012年8月11、12日，广东流行音乐35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岁月经典》大型演唱会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举行，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明星毛宁、陈明、甘萍齐齐“回娘家”，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度复出、有大陆第一玉女之称的杨钰莹。

此时此刻，离她出道的1990年，已然过去了22年。

杨钰莹嗓子好，又长得美，天赋异禀，五岁已经用小木琴敲出电影插曲，小小年纪因为唱《绣金匾》得了全国幼儿汇演一等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广州找老师，她没有想到的是，日后她的歌声也从这里走向全中国。

她甜美的外形和歌声安慰了那个时代在生活里苦挣苦忙的普罗大众们，据说她曾被评为十大农民最喜爱的歌星，当年深港长途大巴上放的歌几乎都是她的。“老师给我的定位就是唱甜歌。那个时候我也还小，人很乖，觉得老师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老师跟我讲要从农村包围城市。”

1991年她签约广州新时代，成为大陆第一代签约歌手，1992年《风含情，水含笑》狂销百万，从此大红大紫，无数次中国音乐电视MTV大赛金奖无数次销量冠军无数次和毛宁被人称为金童玉女。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6年底她彻底淡出歌坛，3年间，她惟一的工作是出了一本美容保养的书，2000年她第一次复出，这时厦门远华案已闹得纷纷扰扰，“三年婚姻合约”、“红色保时捷”已经成为贴在杨钰莹身上的丑闻标签，2002年不堪舆论压力的杨钰莹勇敢地接受了《鲁豫有约》的专访，“两个二十出头的人谈了彼此人生中的第一段恋爱”，这是素来低调的她唯一一次对她的恋情作明确的说明。

2004年以后，杨钰莹慢慢绝迹江湖，影影绰绰地有人在澳州见过她，有人在深圳见过她，“我和妈妈一起住，我家特像两个女生宿舍，我喜欢打扫房间，我喜欢我的房间里干干净净的。”看书、唱歌、健身、逛逛超市，“钱够用，我和妈妈的生活很简单，简单的生活花不了多少钱。

“我喜欢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在一片高涨的复出声里，她复出了，2011年底，她和昔日拍档毛宁在深圳电视台携手献唱，拉开了她复出的序幕，“慢慢地……慢慢地……回到了舞台，特别偶然。”她用非常软非常慢的文学语言描述了她的复出，“我是觉得我真的撞到了怀旧大潮，这股大潮一直从好莱坞刮起来……所以我是很幸运的人，要感恩……”

现在的杨钰莹依旧甜美，但看得出内里相当笃定，“你知道的，这次出来我没想过要怎么样，能唱歌就好……我是觉得现在的我是前所未有地打开了，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真实地做自己，因为觉得自己的年龄也够了，是时候了。”

（摘自《时代周报》黄佟佟/文）



# 城市探险，玩的就是心跳

或许你听说过北京朝阳门的鬼屋，但你知道地铁1号线的终点并不是苹果园吗？如果你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么，欢迎加入城市探险族的行列。巴黎的人骨洞穴、上海的夜墓坟场、重庆的地下堡垒，城市探险带你探寻城市里隐藏最深的秘密。

**什么是城市探险？**

城市探险的英文原文为urban exploration（exploration本意为“搜索”和“探索”）。城市探险者探险的目标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废弃的工厂、医院、教堂、监狱、战后留下的堡垒，还有地铁、防空洞和排水管道，这些平时乏人问津的场所。对城市探险爱好者来说，被废弃的有年头的建筑物无疑是珍贵的舞台，而且越令人毛骨悚然越好。

在中国，城市探险活动2005年才刚刚开始。城市里好奇心极强、同时不愿被越来越城市化的无聊生活、工作束缚住的都市人开始沿着类似的轨迹踏上他们的发现之旅。

城市探险考验最多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精神。而城市探险人所追求的，除了发现新奇东西外，就是在一段压抑以后的突然畅快，就像看恐怖片的感觉。只要悄悄地溜进去，一个隐蔽的世界将向你打开。在破碎的玻璃和坠落的石膏上，有一种腐朽中带着怪诞的美；穿过漆黑的走廊，走上布满铁锈并随时有可能塌陷的楼梯，有一种冒险中令人战栗的快乐。

**另类刺激中寻找快乐**

陈胖在上海的城市探险圈子里属于骨灰级人物，也是好几次活动的发起人。他是一家日企的中层管理人员，闲暇之余总喜欢找些新鲜刺激的乐子。说起前不久刚结束的夜墓探险，他依旧难掩兴奋。

将近晚上10点，他们一行15人绕开门卫，悄悄潜入位于辛西路的废弃墓区。刚进入墓区，他们就被里头阴森、恐怖的气氛给镇住了，树影摇曳，杂草丛生，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原本以为会有一些野猫野狗的叫声，但奇怪的是，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更可怕。”刚开始的一段路，大家都憋着气，默默地走着，不吭声。只有队员手中的手电发出吱吱的电流声，以及脚步的沙沙声。

这时有人提议先停一会，抽一根烟：一是可以定下神，二也算是给先烈致敬。说来也奇怪，接下去的路，开始变得顺畅。大伙心情逐渐变得轻松，有说有笑。忽然，听到一声尖叫“这是啥东西？”，松弛的神经又绷紧了。几支手电一起照向此物，原来是一个骨灰盒。爬过残墙，通过“饮水思源”的圆门，更多破损的骨灰盒出现在大伙面前。夜墓探险活动结束，大伙在门口合影留念。“不是有种说法嘛，在墓园坟场这种地方拍照，照片冲出来，有可能会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的。”

**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

城市探险这项人气逐渐上升的活动，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也引来政府部门的关注。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探险的网站，就曾被封掉过一段时间，因为政府担心这个网站会危及人身安全，破坏公共基础设施。

“真正的城市探险者从来没有涂鸦、破坏和偷走任何东西，甚至是连烟头都不会留下。”一个叫渗透的城市探险网站创建者Ninjalicious表示，“我们可能比大多数人更懂得尊敬与欣赏城市里隐藏的空间。我们爱探索，更爱这些隐秘之地。”

另外，城市探险还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如果进入的是地下管道，还有可能涉嫌破坏公共财产。因此，城市探险爱好者们在组织活动时，应当特别注意。

（摘自《北方新报》卫龙/文）

# 下班不回家，你是赖班族吗？

赖班族，是指那些下班还不走，一直赖在办公室电脑前，待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以及其他社交场所还要多的人。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下班后没有回家的欲望，只想赖在办公室消磨时间。

是什么，阻挡了他们回家的步伐？

阿丽是刚分来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所以朋友很少。她说家里冷冰冰的，一人面对空洞洞的房子，寂寞害怕。不如留在办公室里上网和朋友聊聊天、玩玩游戏、浏览新闻、看看电影以此来打发寂寞时光。何况公司有暖气，在家上网还要浪费自己的电费、网费。

小李则和阿丽情况相反，他是已婚男人，妻儿承欢。按说下班应该赶回家与妻儿团聚，但他却不急于回家，也赖在办公室里“加班”。后来才得知他妻子爱唠叨且爱干净，每天看到他下班回来，就给他派一大堆家务，拖地、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学习，还老嫌他做得不好。本来工作了一天，身体劳累，想回到家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可却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没完没了的唠叨。渐渐地小李开始不想回家。

同事大刚是有车一族，他每天总是也赖半个小时，问其原因，原来下班时正是人流高峰期，路上易堵车跑不快，现在油价上涨厉害，堵车加上跑得慢耗油量就大，反正回家也没啥事，不如呆在办公室里听听音乐，等避开人流高峰期再走，自己来了个“错时”下班。

形形色色的“赖班族”赖得各有原因，对他们来说，“赖班”是一种缓解心理压力、排解不良情绪的方式。但我不主张“赖”，一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遇到困难只知回避，不去面对。二是，损公利己，占公家便宜。与其回避困难和矛盾，不如积极面对困难勇于挑战，做生活的强者，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丰富多彩。

（摘自《济南日报》毛海红/文）

新鲜

# “肉肉”：史上最萌植物

如果想养“不花时间，不费精力，自己就能活得很好的花”，多肉植物是首选推荐。而且在养花的圈子里，这些植物还有一个很“萌”的名字——肉肉。或许是想偷懒又想摆弄点花草的人太多，眼下“肉肉”正当红，尤其是文艺青年的新宠。

据说，全世界的多肉植物有10000多种，原来都生活在干旱，或者含盐多的地方，不过现在已经随处可见。不管是什么品种，要么茎，要么叶，要么根，它总有一个部位是肥肥的，厚厚的，肉嘟嘟的，“多肉植物”的名字大概也就是这么来的。

“肉肉”要得很少，一个透气的花盆，一把松松的营养土，多多的太阳，少少的水，就够了。白领Sue是交了200多元的学费才会“栽肉”的。之所以愿意付钱请老师教，Sue说，一是因为“肉肉”，很萌很可爱，坚强的本质讨人怜，二是因为种起来简单好养活，刚上小学的女儿也可以一起学。

多肉植物的名字都很美，比如玉露、铭月、白牡丹、生石花、虹之玉、三角琉璃莲。

喜欢小巧、可爱的，可以试试玉露、三角琉璃莲。翠绿色的玉露，叶尖是晶莹剔透的透明色，对着阳光看，就能看到透明肉肉里的脉纹。三角琉璃莲，是一朵小莲花的形状，叶尖和玉露一样，也是可爱的透明色。

喜欢个头高一点的，可以选铭月。高高的茎，密密的叶，看上去就像一朵花。手一碰，还会摇摇摆摆起来，所以也叫“会跳舞的铭月”。更有意思的是，它还会变色。太阳晒多了，叶子就会微微发红，晒不到太阳的话，就又会变回嫩绿色。

白牡丹应该是人见人爱的品种。它长得其实并不像牡丹，一瓣一瓣厚厚的叶片，围成一朵像是盛开的莲花，矮矮的，开在花盆里。

流行

（摘自《都市快报》刘云/文）

# “租生活”风靡都市客

现在“租生活”正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买不如租”的租用主义，高唱“不求一生拥有，只求曾经享有”的口号，他们花着手里有限的钱，享受着无限的租用乐趣。

我身边有不少“租客”，如我大姐，她心血来潮突然对学钢琴来了兴趣，想买一台钢琴，但仔细一想，钢琴价格并不便宜，担心一旦买下来后万一又不想学了，就非常划不来。因此她选择租一台钢琴回家。

我还有一位同事晴，她很喜欢宠物狗，但由于平时工作忙，无法做到细心照顾宠物，所以她选择周末到宠物店租一只宠物狗。周末两天假日中，晴给狗狗洗澡、喂食，带狗狗散步。而到了上班时间，晴便将宠物退还给庞物店。

我自己也是一名“租客”。我很喜欢户外旅游，以前每次出游时，碰见带着整套价格不菲装备的“旅游狂人”都很羡慕，但是购买全套背包、睡袋、帐篷、防潮垫等装备要花上千元。现在通过“租”我也可以拥有了，花几十元钱租一套装备体验一回专业登山之旅，实在是件体面又刺激的事情。

在一个为网友提供出租物品平台的网站上，数万名“租客”每天挂在网上寻觅或出租物品，你只需要交付一定押金，再付少许租金就可以拥有你心仪的物品，当然，你闲置的东西也可以出租给对方。

穿着租来的名牌，看着租来的杂志，开着租来的轿车，手中还牵着租来的小狗……这就是现代都市“租客”们的真实生活写照。在他们眼里，“租”可以让自己没有负担，没有一次性大的投入，便可以轻松地享受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租”不但是一种消费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乐活

（摘自《太原日报》刘铁石/文）

# 日本“农业男”走俏

清心寡欲的“草食男”，香水撩人的“柑橘男”，看来很快要成为浮云了。在日本，现在开始流行带有大地芬芳的“农业男”。

今年3月份，7月份，东京都农林水产振兴财团组织的两次交流会实为“相亲会”，单身女子参与热情颇高，报名者据说是招募人数的两倍。

流行女性杂志“an·an”4月号的“强大男”专辑中，“农业男”也榜上有名。

与中国有些相似，过去，日本人对务农也有偏见，有“6K农业”之称，即日语“辛苦”、“肮脏”、“邋遢”、“臭烘烘”、“不挣钱”、“结婚难”六个词汇中的首个字母组成。

如今，“泥腿子”成了“香馍馍”，背后究竟有何玄妙？

原因之一，“都市农业”的兴起，使得城市内的农业庄园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形象，以“都市农业”、“植物工厂”等为标志的绿色农业，很多时候意味着在现代化、采光良好、温度适宜的大棚内或者玻璃橱窗般的培育室中摆弄仪表，记录数据。仅在东京都，目前仍有1.3万户农家。

原因之二，随着农业人口不断减少，日本政府出台各种补助政策，希望能将农户家的年轻人留住。比如，日本农林水产省从2012年度预算中拿出136亿日元，对于不满45岁的新务农者，最多7年内每年提供150万日元务农补贴。

原因之三，人们对安全食品、绿色食品的追求，以及现代农业带来的时尚感，使越来越多非务农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开始涉足农业。一个现象是，日本大学中农学系学生数量在不断增长。

在一些都市“白骨精”看来，成为城郊绿色庄园的女主人不失为一种合理选择。日本“农业男”大有可持续吃香的市场潜力。

另类

（摘自《环球》第17期 冯武勇/文）